



太原工程队里的斗争

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发动突袭,中共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十八集团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谢翰文、太岳第三军分区政委孙雨亭、中共北方局青年委员彭梦庚等200多人被俘后,被押送到日军太原集中营。

1942年7月,以孙雨亭、彭梦庚、张治等太岳军区被俘党员为主,在日军太原集中营组建秘密党支部,保护八路军高级干部,营救被俘同志。然而,在非人的凌虐和恶劣的环境下,很多被俘同志在狱中壮烈牺牲。

谢翰文和怀有身孕的妻子双双在“太原工程队”中为国捐躯。张友清被俘后化名吴乃人与敌人进行周旋,虽经严刑拷打却从未透露真实身份,牺牲时年仅37岁。他也是被俘的八路军最高级别的领导干部。

1942年7月26日至8月上旬,日军分两批以“太原工程队”的战俘为活靶进行刺杀训练,共有340余名战俘遇害。曾担任云南省蒙自地委书记、民政厅厅长的赵培宪,是这场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他侥幸挣脱绳索逃回解放区后,日军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暴行才得以揭露。

1956年6月,时任检阅辅佐官和新兵教官参与大屠杀的双料战犯任冈义一在太原接受审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被俘共产党员为了自由和平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纪念。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元好问论音乐

张斯直

《琴辨引》是元好问为金代著名琴师苗彦实所著《琴辨》写的引文,成文于元宪宗七年(1257)。该文是元好问生前写就的最后一篇引文,也是元好问一生为数极少的专门论述音乐的文章。

苗彦实,山西平阳人,曾被举荐到金翰林院鼓琴。他从百首传谱中取其古意,纂集成书,取名《琴辨》,由耶律楚材作序,元好问作引文。

引文全文约750字,首先介绍苗彦实的生平和从事琴事的过程,接着讲述了东汉桓谭(东汉著名琴师,曾任掌乐大夫)为光武帝刘秀鼓琴的故事,说明好的琴师应该以很高的道德标准“导君”,却不可以郑声而乱《雅》《颂》,让君王被繁声(乱声)迷惑,从而走向耽溺的境界,最后贻误了国家治理。元好问认为:要站在当今审视古代音乐及其意义,会十分艰难,要让全天下人都来欣赏音乐,知其魅力,则是出此《琴辨》一书的意义所在。

在该文中,元好问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讲出了一个人在年少时的学琴方法,“累钱手背,以轻肆为禁,至一声不敢妄增损”。说明学琴的过程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过程,不可放肆、随意,弹出的声音必须准确,不能有丝毫差误,而且很有章法。二是讲出了由艺术琴事可以上升为政治。在我们一般人看来,也许琴事只关乎于艺术,手指一弹,听完没事,而元好问不这样认为,认为琴事可以介入最高层政治,金熙宗和金世宗就是为了听琴而让琴师鼓之夜罢,这难免会让君王贻误政治,而耽于娱乐。三是讲出了好的琴事(音乐)是要引导君王以很高的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作为琴师,应该是一个忠于君王的正直臣子,而不能以音乐祸乱君王,做个佞臣。

楼烦国应为诸侯国

张贵桃



古楼烦国在娄烦历史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强盛时期的境域,大致位于今北至内蒙古清水河一带,西达阴山以南到陕北,南到山西灵石,东迄河北平山。从夏朝封楼烦子建楼烦国,到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灭亡,楼烦国一直是夏商周的诸侯国。

古楼烦国是夏商周的诸侯国

我国历史上的分封制在夏朝就有了雏形。分封制是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这一体制下的诸侯国,和郡县制时的郡、现行的省一样都是国家内部的行政单位。这是理解诸侯国性质的关键之点。所以,唐·吴兢《贞观政要·封建篇》:“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史记·夏本纪》就多次出现“诸侯”一词,如“诸侯皆去益而朝启”“诸侯多畔夏”等,并列举了十几个诸侯国的名称。楼烦子受封楼烦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静乐县志·山川志》载:楼烦“夏后国于宁武,商以来世为荒服。周成王时,其君入于京师”。《晋乘蒐略》卷之二载:“楼烦子不可考,其受封之时或曰夏,侯国于今宁武。商以来世为荒服。”《晋乘蒐略》卷之三十二下》载:“《周王会》图有楼烦国,国时属赵。”

《周王会》即《逸周书》第59篇《王会解》,文中记载了周成王七年(前1036)周成王在成周(今洛阳)与各路诸侯举行的朝贺盛会,史称“成周之会”。楼烦国君参加了这次盛会,“周成王时,其君入于京师”说的就是这件事。该文首次出现“楼烦”一词,明确了楼烦是商朝和周朝的诸侯国,“成周之会”……楼烦以星施,星施者,珥旌。

铸有“娄烦”二字的春秋时期青铜尖角布币,是研究古楼烦历史与中国钱币史的珍贵文物。因为那时只有诸侯国才有资格铸钱币,所以这枚布币成为古楼烦国作为诸侯国在周朝版图上存在的最早的文字与实物证据。

今娄烦境域是古楼烦国的一部分

今天的娄烦土地,从来没有离开过古楼烦国的境域。

《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灭楼烦后设雁门、云中、代郡三郡。赵惠文王三年(前296)设楼烦县,属雁门郡,这是娄烦设县之始,直到西晋永嘉中(309年前后)废,在历史上存在了600多年。

《晋乘蒐略·卷之六》:“静乐县马庄东有楼烦王城址。”清·张琦《战国策释地·下》:“楼烦故城在今静乐县西北。”位于马庄东城东沟村的楼烦古城遗址已被考古证明是古楼烦国灭亡前的都城,证明了今娄烦县位于古楼烦国的范围之内。

秦始皇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设36郡,保留了雁门郡建置,楼烦县仍属雁门郡。《汉书·列传第七十上·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

证明秦雁门郡有楼烦县。

汉朝袭秦制。《汉书·地理志》载,雁门郡,秦置,县十四,其中有楼烦和崞,说明崞已经从楼烦分出去了。

《隋书·地理志》载,隋大业四年(608)设楼烦郡,统静乐、临泉(兴县)、秀容(岚县)三县。其中静乐境域含今娄烦、静乐、宁武三县。

《旧唐书·地理志》载:“(唐)龙纪元年(889),特置宪州与楼烦监,仍置楼烦县。郡城,(唐)开元四年(716)王毛仲筑……楼烦,龙纪元年(889),监西一里置。玄池,州东六里置。天池,州西南五十里置。本置于孔河馆,乾元后移置于安明谷口道人堡下。”

娄烦镇蒲峪村现存两通石碑,一通为去世于唐光启三年(887)的楼烦监牧押衙刘显的墓碑,一通为刻于唐大中四年(850)到唐乾符三年(876)的楼烦监衙前将刘元臻和夫人赵氏的墓碑,是娄烦在唐朝时设楼烦县和楼烦监的重要实物证据。

此后,楼烦建置沿革多有变动。从《元史·卷五十八·地理一》可知,元朝时的楼烦境域属管州,和现在差不多了。

明洪武二年(1369)设静乐县,娄烦为镇。直到1971年娄烦建县。

这些“国”论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一些关于古楼烦国的定位,在学术上值得商榷。

其一曰:古楼烦国是个“国家”。

楼烦国从夏朝即已建立。夏朝被认为是一个由多个部落联盟或复杂酋邦形式组成的国家,其政治结构较为松散,没有明确的诸侯国制度。此时的诸侯国主要是通过血缘关系、分封关系和贡赋关系与中央王室联系在一起的部落或城邦,不能以国家概念论之。

其二曰:古楼烦国是夏商周的“附属国”。

附属国与诸侯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诸侯国是周天子在周朝版图内分封的行政区。诸侯国与周的关系,是一个国家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附属国,名义上保有一定主权,实际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上受制于他国。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附属国对宗主国依赖程度再高,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把楼烦国说成是夏商周的附属国,就等于把楼烦国割裂出去了。

其三曰:古楼烦国是“周天子的属国”。

属国制度是周朝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实行的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周朝建立以后,周边还有许多小国。这些小国被周收复后,有的整合重组为诸侯国,有的成为周朝的属国。属国的行政级别与诸侯国相当,是民族自治的雏形。但是,古楼烦国从夏朝起就在华夏民族建立的国家之内,不属周的属国。

总之,确认古楼烦国是夏商周的诸侯国的历史定位,可以给生活在古楼烦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准确而清晰的历史认知。



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州。箫鼓沸天,弓刀似水,连营十万貔貅。金骑走长楸。少年人一一,锦带吴钩。路入榆关,雁飞汾水正宜秋。

追思昔日风流。有儒将醉吟,才子狂游。松偃旧亭,城高故国,空余舞榭歌楼。方面倚贤侯。使恐为霖雨,归去难留。好向西溪,恣携弦管宴兰舟。

沈唐《望海潮·上太原知府王君贶尚书》

沈唐生活在宋仁宗时期,与王君贶是同时人。他在游历太原时,想到王君贶曾在这里任职,便写下了这首《望海潮》。这首词使我们对昔日之太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州。”这是起首的三句。从大处说,太原正处于太行山、吕梁山两山相望之处。从小处看,太原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东山”“西山”之中。秋天的太原,山势巍峨,树木深绿,庄稼茂盛,有“凝翠”之感。两山之间,汾河谷地,一马平川,土地肥沃,谷类、豆类,各种农作物生长得极为旺盛,如画卷一般迷人。太原是并州治所之地,曾经是古代不同时期的都城。所以沈唐说太原自古就是“名都”。

接下来诗人写道:“箫鼓沸天,弓刀似水,连营十万貔貅。金骑走长楸。”宋仁宗时期,尽管宋辽之间保持着和平的态势,但这和平却时刻面临着危机。更何况,当时宋与西夏之间仍然频繁征战。在太原这样的战略重镇,战争的氛围依然非常浓郁。调动军事的战鼓声震天穹,将士们手中的弓箭、刀枪在秋日阳光的照射下,像凝结的河水一样闪着寒光。一队连着一队的军士如同勇猛的貔貅来来往往,时刻准备着奔赴沙场。战士们身跨战马,身上的铠甲闪射出金色的光芒,就像矗立在田野中一排一排的楸树一样,气度非凡,阵容雄壮。

“少年人一一,锦带吴钩。路入榆关,雁飞汾水正宜秋。”少年们意气风发、壮怀激烈,身着华丽的战袍,手持如同吴钩一样锋利的兵器,踏上征途。跨过太行山上的榆关之后,就将与进犯的敌人拼杀。而南飞的大雁,正在汾河的水畔徘徊徜徉,飞舞在这宜人的秋色之中。

下阙,沈唐笔锋一转,回溯太原曾经的过往:“追思昔日风流,有儒将醉吟,才子狂游。”太原地势要冲,山水相依,一直以来就是人才荟萃、左右大局之处,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雄才俊杰往来此地。其中有身为将军却博读诗书者,有才高艺重亦名满天下者。比如西晋时的并州刺史刘琨就是著名的诗人,在音乐方面也颇有造诣,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战将,曾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唐时曾做过太原尹,后来做过宰相的裴度被认为是文武兼备;人称“诗仙”的李白曾在太原沿汾河游览北国风光;在中国诗歌史、绘画史,乃至音乐史上广有影响的王维,也曾从西安返至太原,祭奠自己的父亲等。山高水长,锦绣之地。他们在这里开怀畅饮,纵情放歌,挥斥方遒。融江山于自我,慨家国于一身。个个意气风发,心志高昂。

但是,“松偃旧亭,城高故国,空余舞榭歌楼。方面倚贤侯”。唐时之太原故城,三城相连,一水中流。城内有城,城外套城,壮丽辉煌。宋立城毁,迁太原于唐明镇建新城。太原原城形制渐广,发展成了两城相套的格局。其中寺庙广布,坊巷繁华,歌台舞榭林立。沈唐遥想当年唐城之繁盛,慨念目下旧城之不再,新城之锦绣,不由得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新旧更替,生死转化。当年的松偃亭已成旧迹,城墙巍峨、市井繁华的北都已是过往。在灯红酒绿的歌舞楼台中享乐的人们不知是否感到了时光的轮转、世事的变故,以及时势的危局?大宋强敌环伺,战事一触即发。所幸还有王君贶这样掌控一方的“贤侯”,才使国家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即使如此,也“便恐为霖雨,归去难留”。国家有更重要的事务让王君贶这样的贤才去担当。他们就像那适时的雨水一样,难以留在太原故地。还是“好向西溪,恣携弦管宴兰舟”吧。时事变化,非常人可知。那就到西溪之中,放纵心态,拨管弄弦,乘着小船来享受美酒与闲暇的时光为宜。

西溪,有说为晋溪、晋水。但恐不确。晋水在宋太原城之西南。以我之见,很可能西溪指的是柳溪。今太原仍有柳溪,靠近水西关,是延续下来的地名。宋时建今太原城。城之西靠近汾河。河水泛滥,常冲毁河坝,导致水患漫溢。尤其是今柳溪一带地势较低,多为决口之处。当时的并州知州陈尧佐筑堤固河。柳溪一带更是倍加用功,筑坝加固为金刚堰,以阻水害。同时又广植柳树,遍种草木,人称“柳溪”。经过治理,这一带树木茂密,花草盛开,水光潋滟,成为宋时锦绣太原的一处绝佳景致。所以沈唐自然会想到在此美景之中享受时光。

“多咱”是个合音词

张文平



斌礼 绘

了“zan”。

吕叔湘先生《近代汉语指代词》指出:“早晚是询问时间的词,意思是‘什么时候’。最早见于晋代文献,一直用到宋代。”南北朝时期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尝有甲设宴席,请乙为宾。而且于公庭见乙之子,问之曰:‘尊侯早晚归宅?’”这里的“早晚”,就是指“什么时候”。

大约到了元代,在“早晚”之前出现了表疑问的“多”(即疑问词“多少”的减省形式),组合成“多早晚”,如元曲选·金门第三折:“您孩儿多早晚时候去?”清代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这样解释:“京中俗语,谓何时曰多早晚。”

“多早晚”的出现,与当时汉语代词系统的发展密切相关。近代汉语除了沿用中古的代词系统外,还产生了很多复合代词,如元代出现了由“这”“那”构成的复合词“这早晚”“那早晚”,意为“这时候”“那时候”。

而此时,“早晚”的疑问意味已大大减弱,无法承担表时间的疑问代词,于是“多早晚”应运而生。在这一形式中,疑问的意思转移到了“多”字上,“早晚”随之凝固成一个跟“时候”同义的词。

到了明清时期,“多早晚”又经历了合音化,变为“多咱”,在北方方言地区继续使用,一直沿用至今。

诗意锦绣太原

扫码看视频

